

南戏《破窑记》本事和版本考述

俞为民

《破窑记》是现有全本流存的十五种宋元南戏之一，它不仅
在戏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后世的戏曲也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在今天的许多地方剧种里还都保留着这一古老的剧目。本
文仅就《破窑记》的本事及其版本情况作一粗略的考述。

一、本事考述

南戏《破窑记》写的是吕蒙正与刘千金的爱情故事。书生吕
蒙正虽出身宦门，但因先父为官清廉，家道贫穷，父母死后，只
好流落破窑居住。时宰相刘懋彩楼招婿，其女刘千金抛彩球选中
吕蒙正，刘懋为了激励吕蒙正发愤上进，便将吕蒙正夫妇逐出相
府，到破窑安身。吕蒙正夫妇受尽饥寒和屈辱。后蒙正考中状元，
衣锦荣归，夫妇团聚，翁婿和好。在宋元南戏中，以书生为题材
的剧作占了很大的比重。宋承唐制，以科举取士，而且规模比唐
代扩大，没有门第限制，无论出身贫寒还是高贵者，只要应试及
第，都可做官。如当时民谚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一大批出身寒微的士子
通过科举考试，登上了仕途。这一社会现象也在当时的戏曲中得
到了反映，故出现了许多以贫穷书生为题材的剧作。而在这类题
材的戏曲中，有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和主题，一种是抨击书生负
心，写那些出身贫寒的书生及第做官后，抛弃糟糠之妻，入赘豪

门，如被称为是戏文之首的《王魁》和《赵贞女蔡二郎》，便属于这一类戏^①；另一种是歌颂书生发愤上进，写贫穷书生历尽磨难，发愤读书，最终应试及第，衣锦荣归，如《朱买臣》、《金印记》便属于这一类戏。而《破窑记》也属于后一种类型，如作者在《副末开场》的〔满庭芳〕词中就表明了编撰此剧的主旨：

“但佳人才子暂时落泊，异日荣华”。吕蒙正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他是北宋时人，宋太宗兴国二年（997）中状元，太宗、真宗时三任宰相，当时有贵相之誉。而吕蒙正之所以被戏曲家们看中，成为他们描写的对象，究其原因，盖有二：一方面与当时曲坛上的戏曲创作风尚有关。在宋元时期，剧作家往往将一些历史人物作为剧作的主人公来加以敷演，如《赵贞女蔡二郎》中的蔡伯喈、

《荆钗记》中的王十朋、《白兔记》中的刘知远、《朱买臣》中的朱买臣等。有的只假其名，而情节全为虚构。有的则根据原有的事迹加以增饰。如明王骥德《曲律》谓：“古戏不论事实，亦不论理之有无可否，于古人事多损益缘饰之。”《水东日记》曾对这一创作风尚大为不满，指斥曰：“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甚者，吕文穆、王龟龄诸名贤，百态诬蔑，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士大夫不以为非，亦相率而推波助澜，遂泛滥而莫之救。”而吕蒙正也正是在这样的创作风尚中，被戏曲作家推上戏曲舞台的。另一方面，与吕蒙正本人的经历和事迹有关。吕蒙正少年得志，不到四十岁就担任中书侍郎、参知政事，四十岁时担任户部尚书兼平章事，官至一品，位高权重。然而他的出身却十分寒微，他的祖父、父亲虽都是高官，但由于他从小随母亲被父亲赶出家门，因此，也实是由贫寒进身仕途的。由于这样的出身，在当时受到一些同僚的蔑视，如据《宋史》本传载，当吕蒙正及第出仕后，一次上朝议事，一位朝臣竟当众对他表示轻蔑，指着吕蒙正对旁人说：“此子亦参政耶？”这样的经历正符合剧作家们所要塑造的发愤上进的士子

典型的需要。同时，有关吕蒙正的传说甚多，且广为流传。除正史所记载的外，其他如《庄岳委谈》、《邵氏闻见录》、《避暑录话》、《尧山堂外纪》、《六一诗话》、《谭谿》等稗史杂记中都记载了一些有关吕蒙正的轶事趣闻，这些记载本身就具有文学性和可传性。因此，吕蒙正这一历史人物及其事迹也就很自然地戏曲家们选中，作为一个贫穷书生发愤读书、最终及第的原型，由历史人物变成戏曲中的角色。

当然，作为戏曲角色的吕蒙正与历史人物的吕蒙正已有了很大的区别，戏曲家们在具体设计、安排故事情节时，对这一历史人物作了改头换面的艺术处理。从剧中所设置的情节来看，剧作家所采用的素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直接撷取正史与稗史笔记中的有关记载，作为戏曲中的故事情节。如《庄岳委谈》、《邵氏闻见录》等笔记中都记载了吕蒙正伊水桥上觅瓜一事，《庄岳委谈》载：“吕蒙正微时，于洛阳龙门利涉院土室中与温仲舒读书。一日，行伊水上，见卖瓜者，意欲得之，无钱可买。其人偶遗一枚于地，公怅然取之。后作相，买园洛城东南，下临伊水，起亭以‘饴瓜’名焉。”剧作家便根据这一记载敷衍成《桥上觅瓜》一场戏^②。当然，剧作家在采用这一情节时，也作了一些艺术加工，使之成为构成全剧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即借这一情节来表现吕蒙正未及第时落泊贫困的境况。剧作家在处理这一类情节时，虽然也作了一些艺术加工，但加工的程度不大，其中虚构的成分不多，基本上与原来正史或笔记中所记载的相同。

二是根据剧作主题的需要，对史传和笔记上的有关记载作了较大的艺术加工。如根据史传上记载，吕蒙正母亲刘氏因与父亲不和，被逐出家门，吕蒙正因之沦落下层，受尽贫困。如《宋史》本传载：“父龟图，起居郎。……初，龟图多内宠，与妻刘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颇沦蹶窘乏。刘誓不复嫁。及蒙正登仕，迎二亲，同堂异室，奉养备至。”《书影》也载：“吕文穆公父

龟图，与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又据记载，蒙正妻不姓刘，而是姓宋，如《谭谿》云：“吕蒙正母刘氏与父不睦，其妻自姓宋氏。”而剧作家在采用这些记载时，对它们作了较大的艺术虚构，即把逐出吕蒙正的由其父亲改为其岳父刘懋，将同被逐出的母亲改成其妻刘千金。而吕蒙正在相府彩楼招亲之前，就已经寄居破窑，也只是因为先父为官清廉所致，并非因父母不睦之故。再如吕蒙正与其母刘氏被父亲逐出家门后，据一些笔记载，母子二人被龙门山利涉院僧人救助，凿岩为龕，供其居住。如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载：“吕文穆公父龟图，与其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羈旅于外，衣食殆不给。龙门山利涉院僧识其为贵人，延致寺中，为凿山岩为龕居之。文穆处其间九年，乃出从秋试，一举为廷试第一。是时太宗初与赵韩王议，欲广致天下士，以兴文治，而志在幽燕，试训练将赋。文穆词既雄丽，唱名复见容貌伟然。帝曰：‘吾得人矣。’自是七年为参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后诸子即石龕为祠堂，名曰肄业。”而在戏曲中，剧作家将吕蒙正与刘千金被逐出相府后的所居处改为破窑，而且剧作也因此得名。这样一来，“但言窑而不知有龕，并龙门山僧亦湮没不传久矣。”^③又如一些笔记上记有吕蒙正被人谑称为“瞌睡汉”一事，如欧阳修《六一诗话》载：“吕文穆公未第时，薄游一县，胡大监旦方随其父宰是邑，遇吕甚薄。客有誉吕曰：‘吕君工于诗，宜少加礼。’胡问诗之警句。客举一篇，其卒章云：‘挑尽寒灯梦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汉耳。’吕闻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声语胡曰：‘渴睡汉状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输君一筹。’既而次榜亦中首选。”剧作家在剧作中也采用了这传说，但已作了改造，如《夫妇荣谐》出吕蒙正云：“当日蒙正披星晓起，尚未对策丹墀，阙门未启，在那石阶上少坐。有一狂士谈笑而过，低头把我一看，他道破窑村夫还渴睡未醒。……转眼之间渴睡汉中了状元，狂士，

可惜你不在此，若在此，也不认得我了。绿袍金带雕鞍上，不认得当时渴睡翁。”在这一类情节中，虽然也有一些史实依据，但剧作家已作了艺术加工，故其中虚构的成分较大，与史传和笔记中所记载的有了较大的差距。

三是取别人的事迹归之于吕蒙正。如《乞寺被侮》和《夫妻游寺》两出戏，敷衍吕蒙正被刘懋逐出相府后，无以为生，经常到木兰寺院随寺僧吃斋食。日子长了，寺中僧人讨厌他，便将饭前鸣钟改为饭后鸣钟，待吕蒙正听到钟声赶来吃斋时，斋食已无。吕蒙正羞愤至极，便在寺墙上题诗曰：“十度遛斋九度空，回耐阁黎饭后钟。”发愤要“记取今日之苦。”等到吕蒙正状元及第后，寺僧便将当年吕蒙正在贫困时所题的两句诗用碧纱笼之。吕蒙正衣锦荣归，重游木兰寺时，见此情景，慨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故又续题两句云：“二十年前尘壁土，今朝方显碧纱笼。”饭后钟一事本为唐代王播客居扬州木兰寺时的事情，如唐王定保《摭言》卷七载：“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食，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东西，惭愧阁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另据宋孙光宪《北梦琐言》、王谔《唐语林》等记载，唐代段文昌也有饭后钟一事，如《北梦琐言》载：“唐段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贫窶修进，常患口食不给。每听曾口寺斋钟动，辄诣谒食，为寺僧所厌。自此乃斋后扣钟，冀其晚届而不逮食也。后入登台座，连出大镇，拜荆南节度。有诗题曾口寺云：‘曾遇阁黎饭后钟。’盖为此也。”由于“饭后钟”一事很能表现落薄文人的境遇，故剧作家便将王播和段文昌赶斋受侮一事经过加工提炼后，归之于吕蒙正，使之成为刻画吕蒙正这一形象的一个重要情节。如清钱静方谓：“木兰寺饭后钟，系唐王

播事，剧本借之，以粉饰蒙正贫时景状，盖文人不遇，大抵如斯，固可叹也！”④

在以上这三类情节中，第一类情节在剧中所占的比重较小，第二类最多，第三类次之。由此可见，剧作家笔下的吕蒙正，既与历史上的吕蒙正有一定的联系，但又不完全相同，他是剧作家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经过艺术加工塑造出来的一个艺术典型。剧中所设置的情节既有史实，又有虚构。

二、版本考述

《破窑记》自宋元时产生后，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版本。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破窑记》版本大约有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尚有全本流存的共四种，皆为明代刻本和钞本，一是明富春堂刻本，题名《新刻出像音注吕蒙正破窑记》（以下简称富春堂本）；二是明书林陈含初、詹林我绣刻本，题名《李九我先生批评破窑记》（以下简称李评本）；三是明进贤堂刻《风月锦囊》所收的《吕蒙正》，题名《新刊摘汇奇妙戏式全家锦囊大全吕蒙正》（以下简称《锦囊》本）；四是明钞本《彩楼记》（以下简称钞本）。

第二类是一些明清时期的南曲谱中所选收的《破窑记》佚曲。明清南曲谱中大都收有《破窑记》的曲文，其中所选收的曲文不见于或异于今存各本、且对我们研究《破窑记》的流变情况最有参考价值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南曲九宫正始》所选收的元本《吕蒙正》的佚曲。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破窑记》最早的版本必为宋元时期的版本，如明徐渭《南词叙录》已将《破窑记》列入“宋元旧篇”目内；又《永乐大典目录》所著录的三十三本宋本戏文目录中，已有《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一目；另外，元代古杭才人新编的《错立身》戏文第五出剧中的女演员王金榜

在提到当时流行的传奇时也提到了《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一剧。因此，《破窑记》最早的版本当是宋元旧本。宋元旧本今已失传，而《南曲九宫正始》引录了元本的一些佚曲。《南曲九宫正始》的编者钮少雅和徐于室虽然都是清代人，但由于他们编撰曲谱的态度严谨，在选收曲调范文时，注重“原文古调”，如卷首《臆论》云：“词曲始于大元，兹选俱集大（天）历至正间诸名人所著传奇数套，原文古调，以为章程，故宁质毋文。间有不足，则取明初者一二补之。至如近代名剧名曲，虽极脍炙，不能合律者，未敢滥收。”故在《南曲九宫正始》中引录了许多宋元南戏古本的佚曲。《南曲九宫正始》共引录元本六十支佚曲，剧名题作《吕蒙正》或《瓦窑记》。这六十支佚曲一是引自元本，一是转引自产生于元代天历年间的《九宫十三调谱》，如册五引录元本〔转山子〕曲下注云：“此系古本原文。”册十所引的元本〔双煞〕曲下也注云：“此煞乃元传奇《瓦窑记》之原文古体。”又如册八引录的元本〔夜雨打梧桐〕曲下注云：“此调按时谱于‘天知否’之‘天’字下增一‘还’字，而又注曰：‘此调末后三句似〔桂枝香〕，中间不知更犯何调？姑俟知音辨之。’此何必辨，据此〔夜雨打梧桐〕乃古调原题，元谱亦然，何必疑之？”显然，编者必定根据所见到的古本原文及元谱所引的曲文才得出结论的。而《南曲九宫正始》所引录的这六十支元本佚曲大多与今存各本有异，如册十引录的元本〔双煞〕“炎凉世态皆如是”一曲，这是《梅香送米》出中的曲文，今存各本中虽也有相应的曲文，但曲文皆异。李评本和《锦囊》本皆为普通尾声，无《南曲九宫正始》所引的“你身上寒冷肚中饥，只怕你冻倒妻怎知”两句，而钞本则衍为〔尾声〕和〔赚〕两曲，曲文大异。而且有些曲文在今存的各本中已找不到与之相应的曲文了，如册二引录的〔风淘沙〕“须信姻缘前世定”曲、册三引录的〔美中美〕“见牧童横笛”曲和〔油核桃〕“渔翁独钓清溪”曲、册七引录的

〔蛮牌令〕“终日坐禅堂”曲、册十引录的〔赛红娘〕“我夫休忧虑”等六支曲文皆不见于今存的各本。显然，这几支曲文已被后人删掉了。另外，《南曲九宫正始》也引录了四支明本中的曲文，剧名题作《彩楼记》，而这四支曲文也与今存各本异。如册十引录的〔诵子〕“双双童子云端里”、“昨日灵山开法会”两曲，《锦囊》本与钞本皆无此二曲，李评本《乞寺被侮》出虽有曲文相近的两曲，但曲牌作〔金钱花〕。

二是明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所引录的明改本佚曲。沈谱共引录明本《彩楼记》十三支曲文，这十三支曲与今存的明改本皆有出入。如商调引子引录的〔风马儿〕一曲，既与《南曲九宫正始》所引录的元本佚曲不同，又与今存各明本相异，《锦囊》本和钞本皆无此曲，而李评本与《南曲九宫正始》所引录的元本相同，现比勘如下：

元本、李评本	沈 谱
独守芸窗已有年，日忘飧夜废眠，功名事付苍天。向寒灯相伴拈针线，空房寂寞，衾冷夜如年。	独守书窗是几年，功名事奈何天。向寒灯相伴拈针线，空房寂寞，衾冷夜无眠。

三是清周祥钰、邹金生等合编的《九宫大成》所引录的明改本佚曲。《九宫大成》共引录改本《彩楼记》五十七支曲文。从所引录的某些曲文来看，《九宫大成》所引录的版本接近于元本，如《南曲九宫正始》所引录的〔风淘沙〕、〔美中美〕等六支元本佚曲，现存的各种版本中均无相应的曲文，而在《九宫大成》中，却能找到其中的〔油核桃〕、〔赛红娘〕两曲。当然，这一版本与《南曲九宫正始》所引的元本也有了差异，如〔赛红娘〕曲：

元 本	《九宫大成》
我夫休忧虑，莫惨憾，算来都由命儿里。休怨忆，劝你略略请些儿，权济饥。	我夫休忧虑，莫惨憾，原来都倾在裙儿里。劝你略略请些儿，且充肚饥（最后两句重）。

因此，《九宫大成》所引的版本虽接近元本，但也已经过后人改动了。而与今存的几种明改本相比较，《九宫大成》所引的版本接近于李评本，与钞本相去较远。如卷十引录的〔驻云飞〕“不必多言，一个瓜儿直几钱”曲和卷七十引录的〔神仗儿〕“瓜儿卖米”相当于李评本《桥上觅瓜》出中的曲文，而钞本已将此出全都删去。又如卷十引录的〔越恁好〕“告伊听咨启”曲，相当于李评本和钞本第四出中的曲文，李评本中有这一支曲文，而钞本已删去。当然，两者也有较大的差异，如前面所说的〔神仗儿〕曲，两者的曲牌名和曲文内容虽相同，但曲文大异，如：

李 评 本	《九宫大成》
瓜儿卖来，瓜儿卖来，人人堪爱。一文两个，真个没赛。	瓜儿卖来，瓜儿卖来，端的无赛。一文两块，往来，全没人保。（合）肩挑往长街，肩挑往长街。

另外，卷十一引录的〔庆余〕曲：“如今幸得身荣贵，玩赏四时欢会，尽老今生不暂离。”这一支曲为今存各种明本及各曲谱、戏曲选本所没有的。

由上可见，这些曲谱中所引录的《破窑记》曲文虽不多，不能窥见其所引版本的全貌，但从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中，也有反映出后人改动的一些情况，有助于我们对《破窑记》的流变情况的了解。

第三类是明清时期戏曲选本中所选录的折子戏。自明代中叶始，戏曲舞台上出现了一种新的风气。无论是在乡村小镇的草台

上，还是在封建官僚士大夫庭堂内的红氍毹上，上演的剧目多为折子戏。所谓折子戏，就是从全本戏中挑选出一折（出）或若干折戏经过加工后，单独演出。这些戏大多是家喻户晓的传统剧目，尤其是早期的南戏，这些戏的故事情节为大家所熟知，就是单独抽出其中的若干折上演，观众也看得懂。而且由于选出来的散折都是全本戏中的精华部分，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演员的表演技艺都是最精彩的地方。因此，这种折子戏很受观众的欢迎，从而使得当时戏曲舞台上上演折子戏蔚然成风。与戏曲舞台上这一新风气紧密相关，出现了许多以选收折子戏为主的戏曲选集。而这些戏曲选集所选收的折子戏在曲白与情节上都与原本有了程度不同的差异，一方面戏曲演员在演出过程中对这些折子戏不断加以润色加工，另一方面这些戏曲选集的编选者也会对原作或多或少地加以修改，故收入的折子戏一般都自具特色。《破窑记》是为广大观众所熟知的剧目，因此，在当时的戏曲选集中也几乎都选有《破窑记》的折子。这一类选本现存的有以下这些：

一是《雍熙乐府》，明嘉靖年间郭勋编选，卷十六选收两出，其中一出没有出目，仅题剧名《吕蒙正》，相当于李评本的《旅邸被盗》出，但仅〔山坡羊〕、〔水红花〕、〔梧叶儿〕三曲，比李评本少八曲。另一出题作《合家欢乐》，相当于李评本的《团圆封赠》、钞本的《喜得功名》出，曲文与李评本、钞本均有较大出入（详见后述）。

二是《乐府菁华》，全名《新镌梨园摘锦乐府菁华》，明刘君锡辑。卷三下层选收《蒙正破窑居止》、《蒙正夫妻祭灶》、《蒙正冒雪归窑》、《刘氏破窑闻捷》等四出，剧名题作《破窑记》。从选收的曲文来看，与今存的各本皆有异，现将《冒雪归窑》出中的〔驻云飞〕与李评本、钞本中的相应曲文作一比勘：

《乐府菁华》	李评本	钞 本
回入窑中，忽睹娇妻睡正浓。本待相呼唤，又恐怕惊醒沉沉梦。嗟！当初彩楼不弃我贫穷，奈蒙正时不利来运未通，到如今粮无隔宿衣不敷充。妻，你心这般坦然我蒙正岂不心酸痛？我有日成名，你的名儿四海人传诵。你当初错把彩球抛把我招，你既有那日没有今朝，污名儿反被傍人笑。奈烦捱过残冬，苦！有日春雷起卧龙。	回入窑中，忽睹娇妻睡正浓。本待相呼唤，惊醒沉沉梦。嗟！你不厌贫穷甘心陪奉我，有日成名，你的贤能四海人传诵。耐烦捱过残冬，苦！专听春雷起卧龙。	归到窑中，只见娇妻睡正浓。且莫呼惊动，惊醒南柯梦。嗟！彩楼不弃我贫穷，随我到窑中。你心坦然，丈夫为你心酸痛，专听春雷起卧龙。

三是《乐府红珊》，全名《新刊分类出像陶真选粹乐府红珊》，明秦淮墨客（纪振伦）选辑。卷八选收《吕状元宫花报捷》一出，剧名题作《丝鞭记》。曲文与李评本的《宫花报捷》出基本相同，但从剧名来看，不题《破窑记》，而题《丝鞭记》，显然剧中必定有递丝鞭的情节，递丝鞭也是古代男女定亲时的一种仪式，与抛彩球相同，或许在这一改本中刘懋择婿以递丝鞭取代了抛彩球的仪式。而且既然以此来命名剧作，说明这一情节在剧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今存各本都没有这一情节。

四是《玉谷新簧》，全名《鼎刻时兴滚调歌令玉谷新簧》，明吉州景居士编。卷四下层选收《蒙正夫妻祭灶》、《刘千金破窑得捷》二出，剧名题作《破窑记》。曲文与李评本《夫妇祭灶》、《宫花报捷》大致相同，仅个别地方有出入，如《夫妻祭灶》出的〔尾声〕为〔双煞〕，即比通常〔尾声〕多两句：“你身上寒冷肚中饥，只恐怕冻倒街头妻怎知？”与《南曲九宫正始》所引录的元本同，而李评本无此二句。

五是《摘锦奇音》，全名《新刊徽版合像滚调乐府官腔摘锦奇音》，明龚正我编。卷五下层选载《文穆夫妻祭灶》、《刘氏采芹遇婢》、《蒙正差人接妻》等三出，版心剧名题作《彩球记》。《文穆夫妻祭灶》出与李评本相同，《刘氏采芹遇婢》出相当于李评本《梅香劝妇》出，但曲文与宾白有较大的差异，只有首曲〔剔银灯〕的曲文与李评本中的〔剔银灯〕次曲相近，而且两者所用的曲牌也大异，如李评本为〔剔银灯〕二曲、〔红衲袄〕四曲，而《摘锦奇音》为〔剔银灯〕二曲、〔驻云飞〕二曲。《蒙正差人接妻》相当于李评本《遣迎夫人》出，但曲文也有较大出入。

六是《大明春》，全名《鼎饬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别题《新调万曲长春》，明程万里选辑。卷六下层选收《夫妻被逐归窑》、《蒙正夫妻祭灶》、《小姐破窑闻捷》三出，剧名题作《破窑记》，相当于李评本《破窑居止》、《夫妇祭灶》、《宫花报捷》等三出，曲文稍有出入。如《蒙正夫妻祭灶》出中的〔驻云飞〕曲：

大明春	李评本
祷告神天，只有一碗清泉一炷烟，愧我无供献，也只是略表殷勤念。嗟！祝赞你上青天，灶神呵，听着吾言，奏道蒙正甚艰难，妻，我和你最可怜。灶神呵，望你升天，玉皇台前烦借你的金言，你与我一桩桩一件件奏上清虚殿，惟有蒙正夫妻最堪怜	上告苍天，一盏清泉，一盏清泉一炷烟，愧我无供献，聊表殷勤愿。嗟！祝赞上青天，祝赞上青天，听着吾言，望你升天，玉皇台前将我虔诚奏上三重殿，唯有蒙正夫妻最可怜，蒙正夫妻最可怜。

七是《八能奏锦》，全名《鼎饬昆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明黄文华辑。卷六下层选收《蒙正回窑居止》、《刘氏采芹遇婢》两出，剧名题作《绣球记》。其中《蒙正回窑居止》与《大明春》

所选收的《夫妻被逐归窑》同，《刘氏采芹遇婢》则与《摘锦奇音》所选收的相同。

八是《词林一枝》，全名《新刻京版青阳时调词林一枝》，明黄文华辑。卷二下层选收《吕蒙正游观破窑》一出，剧名题作《破窑记》，与李评本《游观破窑》出相同。

九是《徽池雅调》，全名《新饒天下时尚南北徽池雅调》，明熊稔寰编。卷二上层选收《蒙正荣归》一出，剧名题作《破窑记》，但仅〔驻马听〕一曲，曲文相当于李评本《夫妇荣谐》中的〔七贤过关〕曲，钞本无相应的曲文。

十是《吴歙萃雅》，明周之标辑，梯月主人编。利卷和贞卷选收《选俊》、《闺诉》、《愁思》、《闺思》、《离情》、《喜庆》等六出，剧名题作《彩楼记》。其中《选俊》出相当于李评本《计议招婿》出和钞本《命女求婿》出自〔雁过沙〕曲起的后半出所敷演的情节。《闺诉》出相当于李评本《彩楼择婿》出中的〔狮子序〕四曲，曲文基本相同；钞本中只有《抛球择婿》出〔驻云飞〕二曲与之相应，《愁思》出相当于李评本《暂投旅舍》出中的〔金字令〕二曲和钞本《投店成亲》出中的〔摊破金字令〕、〔夜雨打梧桐〕两曲。《闺思》出相当于李评本《旅邸被盗》出的前半出和钞本《旅店成亲》出的后半出，但曲文与李评本相同。《离情》出相当于李评本《逻斋空回》出〔七贤过关〕曲起所敷演的情节，曲调和曲文有较大的出入（详见后述）。

《喜庆》出相当于李评本《团圆封赠》出〔疏林影〕次曲后所敷演的情节，曲调与曲文也有较大的出入（详见后述）。

十一是《词林逸响》，明许宇编。选收《选俊》、《闺思》、《离情》、《喜庆》等四出，剧名题作《彩楼记》，曲调、曲文与《吴歙萃雅》所选的相同。

十二是《时调青昆》，全名《新选南北乐府时调青昆》，明黄繻卿选。卷一和卷二下层选收《夫妻祭灶》、《状元游街》两

出，剧名题作《破窑记》；卷三下层和卷四上层选收《刘茂逐婿》、《旅邸成亲》两出，剧名题作《彩楼记》。其中《夫妻祭灶》出与李评本基本相同，《状元游街》出相当于李评本《夫妇荣谐》出的前半出所敷演的情节。《刘茂逐婿》出相当于钞本《潭府逐婿》和李评本《相门逐婿》出的后半出，即只有吕蒙正夫妇被逐出相府后所唱的〔风入松〕三曲（钞本为两曲）。《旅邸成亲》出则与钞本《投店成亲》出大致相同，唯〔风马儿〕二曲钞本作〔摊破金字令〕、〔夜雨打梧桐〕，另钞本多〔金钱花〕一曲。而李评本为《暂投旅舍》和《旅邸被盗》两出。

十三是《珊瑚集》，全名《新刻出像点板增订乐府珊瑚集》，明周之标编。卷三忠集选收《离情》、《宅聚》两出，剧名题作《彩楼记》，其中《离情》出与《吴歙萃雅》所收的相同，《宅聚》出相当于李评本《团圆封赠》出和钞本的《喜得功名》出，但所用曲调大异（详见后述）。

十四是《群音类选》，明胡文焕编，诸腔类卷一选收《彩楼择婿》、《相门逐婿》、《投斋空回》、《夫妇荣谐》、《相府相迎》五出，剧名一作《破窑记》，一作《彩楼记》。《彩楼择婿》出相当于李评本《彩楼选婿》出，但比李评本少〔探春令〕、〔桂枝香〕、〔皂罗袍〕、〔卜算子〕、〔高阳台〕等五曲。《相门逐婿》、《相府相迎》两出与李评本相同。《夫妇荣谐》出相当于李评本自〔泣颜回〕曲起的后半出，曲白大致相同，但无下场诗。《投斋空回》出相当于李评本的《遯斋空回》和钞本《辨踪泼粥》出，但所用的曲调及曲文与李评本、钞本大异（详见后述）。

十五是《赛徵歌集》，明无名氏编。卷六选收《破窑分袂》一出，剧名题作《彩楼记》，相当于李评本的《遯斋空回》和钞本的《辨踪泼粥》出，但曲调与曲文均异，与《群音类选》所收的《投斋空回》出相近，但开头少〔步难行〕一曲，最后多〔哭

夫。”唐节度、团练、观察等使僚属有判官（见《新唐书·百官志》），所谓“作判官，事中丞叔父”，即指是时莒任浙西团练观察使兼御史中丞李栖筠判官。据此，可知本文当作于大历三年（768）二月之后、大历六年（771）八月以前。《太子少师崔公墓志铭》云：“少师讳景暉……大历四年，龟筮从吉，嗣子圆，尚书右仆射赵国公，哀奉先少师夫人之裳帷，合祔于河南北邙山某原，礼也。”《唐赠太子少师崔公神道碑》也有同样记载。二文皆当作于大历四年^⑧。《送张十五往吴中序》云：“邯鄲遐叔，风病目疾……南阳张士容……晨告余行曰：‘……相里杭州、刑部郎李君以道教我，以文博我，将求饘粥于二贤，可乎？’”相里杭州即相里造。造官杭州刺史在大历七年（772）以前（参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卷一四一），此文之写作时间同。《寿州刺史厅壁记》云：“某年，以兼侍御史扬州司马独孤问俗为寿州刺史……公理州三年，迁御史中丞，镇江夏，工部郎中楚州张纬之代公为州牧，某部郎中韦延安代张典此州，金有政闻。”《唐刺史考》卷一三〇谓独孤、张、韦任寿州刺史之时间，分别在大历元年至三年、四年至六年、七年至八年。《与外孙崔氏二孩书》云：“吾出身入仕，行四十年，晚有汝母，已养汝二人矣……。”华自开元二十三年（735）登第释褐至大历九年（774），为四十年，此云“行四十年”，当作于大历六年至八年。

李华卒于大历九年。《全唐文》卷五二二梁肃《为常州独孤使君祭李员外文》云：“维大历元年五月日，朝散大夫守常州刺史赐紫金鱼袋独孤某，谨以清酌之奠，祭于故尚书吏部郎赵郡李遐叔三兄之灵。”据上文所考，李华显然非卒于大历元年；“常州独孤使君”即常州刺史独孤及，考及于大历八年十二月拜常州刺史，九年三月到任，十二年四月卒于位（参见岑仲勉《唐集质疑》“独孤及系年录”条），则“大历元年”，盖即“大历九年”之形误。

选收《拾柴》、《浞粥》两出，剧名题作《彩楼记》。相当于李评本的《乞寺被侮》、《逻斋空回》，钞本《木兰逻斋》、《辨踪浞粥》，但曲调、曲文与李评本、钞本均有较大不同（详见后述）。

在以上这些选有《破窑记》折子的戏曲选集中，若按它们在演出时所用的唱腔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昆山腔选本，无滚唱与滚白，如《雍熙乐府》、《乐府红珊》、《吴歙萃雅》、《词林逸响》、《珊珊集》、《怡春锦》、《赛徵歌集》、《玄雪谱》、《南音三籁》、《千家合锦》等便是；另一类是青阳腔选本，青阳腔是南戏四大唱腔之一的余姚腔流传到安徽池州（今贵池）、青阳、太平（今当涂）一带后与当地的土音土调相结合后形成的一种新的唱腔，因青阳旧属池州府，故又称池州腔。安徽池州、青阳、太平等地本是余姚腔流行的地域，如明徐渭《南词叙录》云：“今唱家，……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青阳腔继承了余姚腔滚唱的演唱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又创造了滚白的形式，即在原有的曲文中间，插入一些五、七言诗句，用流水板唱念，插入的滚白句格、字数都没有限制，文词通俗，从内容上来看，或是对原曲文的引伸，或是对原曲文的解释。因此，青阳腔选本有滚唱与滚白，如《玉谷新簧》、《八能奏锦》、《词林一枝》、《徽池雅调》、《时调青昆》等便是。

三、从宋元旧本到明清改本的演变

《破窑记》的宋元旧本全本今已失传了，其全貌今虽已不可考见，但从《南曲九宫正始》等曲谱中所引录的一些元本佚曲中，还可窥见到元本的一些面貌。因此，通过这些残文佚曲，还可以看到元本与明清改本的差异，了解后人对元本的一些篡改之迹。

一般说来，后人对原作的改动多在一些重点场次和情节上，

而后人对《破窑记》的改编，也同样如此。如《辨踪泼粥》（李评本作《逻辑空回》）是《破窑记》中的重点场次，这场戏所敷演的情节不仅是刻画吕蒙正、刘千金二人的性格、表现剧作主题的关键情节，而且整出戏富有戏剧性，通过吕蒙正与刘千金之间的误会冲突，产生出一系列的笑料，故这出戏在舞台上十分流行，盛演不衰。正因为如此，后人对这一场戏的改动也是很大的。而元本与明清改本在这一出中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元本的《辨踪泼粥》出在《南曲九宫正始》、《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中尚保留了几支佚曲，因此，我们还可以将它们与明清改本中的相应曲文作一比较。在这场戏中，按其情节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段落：一是冒雪回窑，二是辨踪泼粥，三是离别赴试。其中“辨踪泼粥”的情节大同小异，出入不大，而在“冒雪回窑”与“离别赴试”这两个情节上出入较大。我们先来看“冒雪回窑”这一段。元本中有吕蒙正在回窑途中拾柴的情节，如《南曲九宫正始》册十引录元本〔步难行〕一曲，兹引录如下：“却原来是块柴，就往袖儿揣。免得妻儿来问，埋怨我空手回。骂你这小秀才，把雪块胡揣乱筛。”曲文后有注云：“此系古本原文，今人于此首句上添得有‘只得躲在房檐下’一句，有腔有板，但不知是前调〔山坡羊〕之末句，又不知本调之首句不知何谓。”从这一注中可见，元本中至少有〔山坡羊〕、〔步难行〕两曲来描写拾柴的情节。而后人对此作了较大的改动，综观各改本的改动，大致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虽保留着〔山坡羊〕、〔步难行〕两曲，但曲文已作了较大的改动，如《缀白裘》所选收的《彩楼记》曲文，将〔山坡羊〕、〔步难行〕两曲与前一出《木兰逻辑》的曲文合为一出，题作《拾柴》，而且曲文与元本有较大差异。现引录如下：

〔山坡羊〕那豪的豪的忒恁，似我这样穷的穷的忒煞。

衣衫饭食，两事愁无奈，我穿一双破烂鞋，走遍长街与短街。乌纱帽儿，挡不得蒙尘态。这样凄凉谁来布摆？伤怀，

腹中饥，事怎捱？哀哉，身上单寒，事怎捱？

〔步步归〕（〔步难行〕）我只得躲、躲在房檐下，却原来是一块柴。我忙忙把袖儿揣，免得妻儿埋怨我空手回。却原来一班小乔才，把雪块胡乱揣。

显然，《缀白裘》所选收的改本即是钮少雅在注文中提到的那一类改本，即把〔山坡羊〕之末句“我只得躲、躲在房檐下”移作〔步难行〕曲之首句。

第二种是只剩〔步难行〕一曲，如《歌林拾翠》、《赛徵歌集》、《玄雪谱》、《怡春锦》等选收的改本，在这些选本中，保留元本中的〔步难行〕一曲，而在〔步难行〕曲前面有〔金珑璁〕一曲：“衣单寒似水，使我饥馁难言。风凛冽，奈何天？堪悲，无所依，到家妻子泣，这苦有谁怜？”从曲文的内容来看，与元本中的〔山坡羊〕曲相近，即都是描写吕蒙正在归窑途中饥寒难耐的情形，故这支曲文可能是根据元本中的〔山坡羊〕曲改写而成并取而代之。

以上这两种类型的改本虽对元本的曲文作了较大的改动，不过仍保留着“拾柴”的情节。而第三种改本则完全删去了元本中“拾柴”的情节，如李评本和钞本，不仅将元本中的〔山坡羊〕、〔步难行〕两曲删去，而且也没有用相应的曲文代之，故在剧中没有“拾柴”的情节，在戏一开场，便由旦扮刘千金上场，而不是吕蒙正先上场。再如《群音类选》所选的改本，虽有《歌林拾翠》等改本中的〔金珑璁〕一曲，但将〔山坡羊〕、〔步难行〕两曲删去了，故仍没有“拾柴”的情节。

其次，在“分别赴试”这一情节上，各本与元本之间也有较大的出入。在现存的各种明清改本中，敷衍这一情节的也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用〔渔家傲〕、〔剔银灯〕、〔地锦花〕、〔麻婆子〕等四曲，这一类的改本有《锦囊》本以及《吴歃萃雅》、《词林逸响》、《珊珊集》、《赛徵歌集》、《玄雪谱》、《怡

春锦》、《南音三籁》、《群音类选》、《缀白裘》等选收的改本；一种是用〔七贤过关〕、〔前腔〕、〔驻云飞〕三曲，这一类改本有李评本及《歌林拾翠》所选收的改本；一种是只用一支〔尾声〕，如钞本。现将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曲调对照如下：

《锦囊》本及《吴歙萃雅》等改本	李评本	钞 本
〔渔家傲〕	〔七贤过关〕	〔尾声〕
〔剔银灯〕	〔前腔〕	
〔地锦花〕	〔驻云飞〕	
〔麻婆子〕		

《南曲九宫正始》、《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南词新谱》皆引元本〔地锦花〕一曲，《南曲九宫正始》在曲下还有注云：“首句今时唱改作‘那时’，且去‘时’字上用一正一截板，大谬。又末句之七字，此其变体，今人必欲《拜月亭》格改作‘管身到凤凰池，’文理未尝不可，但不宜废却一古格耳。”《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在曲文下也注云：“古本元作‘登科记’，今人改作‘登高第’，又点板在‘尽’字及‘登’字上，甚无谓。”另外，《南音三籁》在曲下也有注云：“此曲古本元是如此。”可见，元本中当有〔地锦花〕曲，而《锦囊》本及《吴歙萃雅》等所选收的改本中都保留了〔地锦花〕一曲，虽然曲文已作了一些改动，如首句“那期间”，《吴歙萃雅》作“那时节”，《南音三籁》、《缀白裘》作“那时”；又如最后一句《吴歙萃雅》作“管身到凤凰池”，《缀白裘》改作“管十年身到凤凰池。”但与其他两种类型的改本相比，这种四曲较接近元本。因为至少有一曲，可以证明是承自元本的。而在这四曲本中，《赛徵歌集》、《玄雪谱》、《怡春锦》、《南音三籁》等所选收的改本又自有特色，即在〔麻婆子〕曲后，又增加了〔哭相思〕二曲。

〔哭相思〕属南吕引子，南曲中的引子一般用于生旦等脚色出场时所唱，然而引子也可用在结尾，代替尾声，通常用在剧情悲哀凄惨的场面，以增强悲剧气氛。如《荆钗记·辞灵》出，钱玉莲为继母逼勒改嫁，其父只好草草将玉莲出嫁王家，父女分别时，两人唱了南吕引子〔临江仙〕曲，以代尾声。又如元本《琵琶记》第三十八出，伯喈得知父母已双双饿死，便与牛氏一同回乡守孝，最后在与牛氏相分手时，两人合唱了〔哭相思〕一曲，也是以引子代替尾声。而在《破窑记》中，这里的剧情也充满着悲哀的气氛，夫妻分离在即，愁思万千，而且曲文也十分凄切，如旦所唱的〔哭相思〕曲：“愁似织泪如珠，话别临期（岐）添惨凄。愿郎此去夸先捷，一举成名昼锦归。”故这两支〔哭相思〕也是以引子代替尾声用的，以加强悲哀的气氛。而这两支〔哭相思〕可能是后人增衍的，《辨踪泼粥》作为折子戏上演后，后人便在原作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扩展。

最后的《团圆封赠》出，也是《破窑记》中的重要场次之一，故元本与明清改本之间也有着较大的差异。元本这一出在《南曲九宫正始》、《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九宫大成》等曲谱中还保留着一些佚曲，如《南曲九宫正始》册七引录元本〔道和〕“喜得功名遂”、“深感情意美”、“日前惟恐人谈齿”、“一时为此闲言语”、“效学双双”、“算因缘事这般辐辏皆前世”、“算因缘事”等七曲和〔梅花酒〕“逢节遇时”一曲，并在“算因缘事”一曲下注云：“按元传奇《瓦窑记》及时本《彩楼记》，此底折皆系全套南词，后不知何人改为南北合调，载于《雍熙乐府》，此必效永乐朝《传心要诀》本之套式耳，且今之梨园多有浑作北调唱之者，况又反讥南词之谬。殊不知南〔道和〕而属九宫越调，北〔道和〕而属中吕宫。又南〔梅花酒〕亦在越调，北〔梅花酒〕而于双调。且此二调之章句体式皆与南调有天渊之隔，何不审之？”又《九宫大成》卷二十北词宫谱越角套曲内也收录

了《破窑记》《团圆封赠》出一套，并在在曲后注云：“按〔乔合笙〕套，《元人百种》从无此体，始见于《彩楼记》末折。考其原本，系南越调全套，所用〔合笙〕二阙，〔道和〕二阙，〔斗虾蟆〕、〔忆多娇〕各一阙，〔豹子令〕、〔梅花酒〕各二阙，末用〔尾声〕作结，统名〔乔合笙〕套。后人将〔合笙〕、〔道和〕、〔豹子令〕之第二曲、并〔斗虾蟆〕、〔忆多娇〕俱为删去，另作北〔调笑令〕、〔耍厮儿〕、〔圣药王〕三曲，间于〔道和〕之前后，作南北合套。其演剧家盖欲巧合排场，将此二格皆改唱作纯北腔矣。如《荆钗记》、《烂柯山》、《长生乐》诸套，比比皆然。今查《越角宫词弦索谱》亦有南北套体，纯作北腔者，大抵演剧家之纯唱北腔，由此而来。今将〔合笙〕、〔道和〕、〔豹子令〕之第二曲仍归本套，以〔调笑令〕、〔耍厮儿〕、〔圣药王〕间之，作纯北腔唱法，仿《宫词弦索谱》之意，见者勿以南北合套体，而纯唱北腔为讶也。”从《南曲九宫正始》和《九宫大成》的注文中可以看出，《破窑记》的“底折”，即《团圆封赠》出在流传过程中，曾经历了三次较大的改动：一是沿用元本中的南曲，即《南曲九宫正始》所谓的“时本《彩楼记》”；二是改用南北合套；三是全用北曲。验之今存的各本明清改本，确实存在着上述这三种改动情况。在现存的明改本中，李评本是属于第一种情况，即沿用元本所用的南曲，全出用〔似娘儿〕、〔疏林影〕（七曲）、〔包子令〕、〔梅花酒〕（二曲）、〔尾声〕等十三支南曲，但所用的曲调与曲文已作了较大的改动，如《南曲九宫正始》所引录的〔道和〕曲，李评本全部改作〔疏林影〕曲，曲文的内容虽仍承自元本，但曲文已有了较大的出入，试将元本中的“日前惟恐人谈齿”和“一时为此闲言语”两曲与李评本中相应的曲文比勘如下：

元 本	李评本
〔前腔换头〕日前惟恐人谈齿，一时嗔怒是虚脾。不道相嫌弃，此时无计可留伊。（合）到今日里欢乐拚沉醉。	〔前腔〕日前惟恐人谈耻，一时嗔怒是虚脾。不道生嫌弃，此时无计可留意。只把酒频斟，共醉一团和气。（合）喜重重相会画堂（重）。
〔前腔换头〕一时为此闲言语，是非今日总休题。看取殷勤意，世情冷暖自心知。（合前）	〔前腔〕今日里欢乐拚沉醉，纵饶昔有闲言语，是非长短休提。看此殷勤意，世情冷暖自心知。（合前）

在明清改本中，《雍熙乐府》、《怡春锦》、《歌林拾翠》、《万壑清音》所选收的改本当属于第二种改动情况，即将元本中的南曲改为南北合套。然而采用南北合套的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采用以一支南曲、一支北曲相间排列的联套方式组成的南北合套。如《雍熙乐府》卷十六所选收的《合家欢乐》一套，保留了元本中的〔道和〕“喜得功名遂”、“日前惟恐人谈耻”、〔梅花酒〕“逢节遇时”及李评本中的〔包子令〕“春赏名园花似绮”等四曲，同时又增加了〔调笑令〕、〔耍厮儿〕、〔圣药王〕、〔尾声〕（〔煞尾〕）等四支北曲，然后将这些曲调一南一北相间排列，重新组成一套南北合套。而这新增的四支北曲的曲文是根据被删去的元本中的那些曲文的内容改写而成的。另一种是《怡春锦》、《歌林拾翠》、《万壑清音》的改法，即前用〔似娘儿〕、〔疏（林）影〕两支南曲，后用〔乔合生〕、〔么篇〕、〔调笑令〕、〔圣药王〕、〔鲍子令〕〔么篇〕、〔秃厮儿〕、〔越恁好〕、〔么篇〕、〔煞尾〕等十支北曲，由此组合成一套南北合套。其中〔似娘儿〕、〔疏林影〕两支南曲的曲文与李评本完全相同，而在后面的十支北曲中，〔乔合生〕、〔么篇〕、〔圣药王〕、〔鲍子令〕、〔么篇〕等曲，按其句格，其实就是元本中的〔道和〕和李评本中的〔包子令〕等南曲，只是曲文稍

有出入。显然，这是由于改编者混淆了南曲与北曲所致。而改编者为什么会产生这一错误呢？究其原因，盖有二：其一是因为这几支曲调在当时很容易被人混作北曲，如《南曲九宫正始》注中云：“今之梨园多有浑作北调唱之者。”其二是由于〔道和〕一曲又名〔合生〕，如《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在曲下注云：“本名〔合笙〕，在中吕，《旧谱》改作〔道和〕，今从之。”《南曲九宫正始》在〔道和〕曲牌名下也注云：“此调向作〔合生〕，而收置中吕，今查归本宫，正名〔道和〕。”如《雍熙乐府》将此曲牌名改作〔合笙（生）〕，而《怡春锦》等所选收的改本的改编者又一错再错，将其改作〔乔合生〕，并误其为北曲。因此，这几曲实是南曲而误为北曲的。而其余的〔调笑令〕、〔秃厮儿〕、〔越恁好〕、〔么篇〕、〔煞尾〕等五支北曲则是根据元本和李评本中南曲曲文的内容改写而成的，即是地道的北曲。如其中的〔越恁好〕两曲便是根据元本和李评本中的〔梅花酒〕改写而成的，试将三者比勘如下：

元 本	李评本	《怡春锦》、《歌林拾翠》、《万壑清音》
〔梅花酒〕逢节遇时，称心如意，香风院落歌声美。斟玉液，泛金杯，画堂中欢笑美。争如我和伊，同乐绣帟，尽今生效连理。	〔梅花酒〕逢节遇时，称心如意，香风院落歌声沸。斟醪醑，泛金卮。（合）画堂中都笑语，悄如我和伊，同乐绣鸳衾，今生效连理。 〔前腔〕珠箔绣帟，洞天福地，却似误入桃源里，这荣贵，世无比。（合前）	〔越恁好〕洞天福地，一似误入桃源里。（合）斟醪醑，泛金盃，画堂中欢笑美。争如我和伊，同乐绣帟。尽今生效连理，珠幌翠闌。 〔么篇〕称心如意，香风隐约歌声美。（合前）

现存的钞本和《九宫大成》所引录的改本则是属于第三种改法，即全部改用北曲。钞本首曲用中吕北曲〔粉蝶儿〕，这支曲文实是根据李评本中的〔似娘儿〕、〔疏林影〕两曲改写而成的，

试将两者比勘如下：

李评本	钞 本
〔似娘儿〕和气蔼（霭）庭帏，绣幙香风细。孩儿未至，看看渐日午花枝。	〔粉蝶儿〕瑞霭光辉，今日里瑞霭光辉。满庭帏篆烟笼蔽。
〔疏林影〕夫妻美满，百岁共伊同谐缱绻。子母重辐辏，方显好姻缘。今幸睹孩儿面，喜他已功名荣显。（合）画堂光映，笙歌韵美，玳筵开展。	喜成龙红杏鲜枝，一对对泥金捷至。宴琼林，插官花，昼锦荣归。美满夫妻，（合）百岁共谐连理。

而〔粉蝶儿〕曲以下的八曲，曲调与《雍熙乐府》所选收的相同，但在《雍熙乐府》中，〔合笙〕、〔道合〕、〔豹子令〕、〔梅花酒〕等四曲是南曲曲调，与北曲〔调笑令〕、〔耍厮儿〕、〔圣药王〕、〔煞尾〕等相间排列而组成南北合套。钞本则将这几支南曲误作北曲，故全成了北曲，这是一误再误。而《九宫大成》则是在《雍熙乐府》所收的曲调上，又增加了〔乔合笙〕“深蒙意美”、〔调笑令〕“纵饶，昔有闲言语”、〔豹子令〕“丹桂飘香花正辉”三曲，而曲调也全改为北曲。

由上可见，后人对《团圆封赠》这一出的改动，先是沿用南曲，然后是误用北曲，组成南北合套，最后是一误再误，全部用作北曲。为了进一步说明后人的这一改动过程，现将上述这三种类型的改本所用的曲调作一对照：

南 曲			南北合套		北 曲	
元 本	李 评 本	《九宫大成》 注中所引	《雍熙乐府》	《怡春锦》《歌林拾翠》 《万壑清音》	钞 本	《九宫大成》
〔道和〕	〔似娘儿〕	〔合笙〕	南〔合笙〕	南〔似娘儿〕	〔粉蝶儿〕	〔乔合笙〕
〔前腔〕	〔疏林影〕	〔前腔〕	北〔调笑令〕	南〔疏影〕	〔乔和笙〕	〔前腔〕
〔前腔〕	〔前腔〕	〔道和〕	南〔道合〕	北〔乔合笙〕	〔调笑令〕	〔调笑令〕
〔前腔〕	〔前腔〕	〔前腔〕	北〔耍孩儿〕	北〔么篇〕	〔道合〕	〔道和〕
〔前腔〕	〔前腔〕	〔斗虾蟆〕	南〔豹子令〕	北〔调笑令〕	〔耍厮儿〕	〔前腔〕
〔前腔〕	〔前腔〕	〔忆多娇〕	北〔圣药王〕	北〔圣药王〕	〔豹子令〕	〔秃厮儿〕
〔前腔〕	〔前腔〕	〔豹子令〕	南〔梅花酒〕	北〔豹子令〕	〔圣药王〕	〔豹子令〕
〔梅花酒〕	〔前腔〕	〔前腔〕	北〔尾声〕	北〔么篇〕	〔梅花酒〕	〔前腔〕
	〔前腔〕	〔梅花酒〕		北〔秃厮儿〕	〔尾声〕	〔圣药王〕
	〔包子令〕	〔前腔〕		北〔越恁好〕		〔梅花酒〕
	〔梅花酒〕	〔前腔〕		北〔么篇〕		〔前腔〕
	〔前腔〕	〔尾声〕		北〔煞尾〕		〔收尾〕

以上仅就《破窑记》中的两个重点场次上后人的改动情况加以了考述，以窥后人改动之一斑。而从后人的改动来看，既有对情节和曲文的改动，也有对曲调的更改，改动的程度有大有小；从改动的性质和效果来看，有的是精益求精，即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提高，如《赛徵歌集》、《玄雪谱》、《怡春锦》、《南音三籁》等选收的改本对《辨踪浞粥》出的改编，也有的是点金成铁，即把原来正确的改错了，如对《团圆封赠》出所用的曲调的改动。因此，我们对后人的改编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全部否定。

四、《锦囊》本、李评本与钞本的差异

现存的四种全本均为明代刻本，即也都经过了明人的改动，但由于出自不同的改编者之手，故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若按演出所用的唱腔来划分，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昆山腔改本，如《锦囊》本，无滚唱与滚白；一类是青阳腔改本，其余三种即是，有滚唱与滚白。若按改动的程度来划分，可分为两类，一种改动较小，如李评本与富春堂本；一种改动较大，如《锦囊》本和钞本。下面就这几种改本之间的差异作一考述，其中李评本与富春堂本属于同一种类型改本，故只举李评本与其他改本作比较。

《锦囊》本是删节本，如它的全称《新刊摘汇奇妙戏式全家锦囊大全吕蒙正》，所谓“摘汇”，就是说选收者在收录时不是全本照录，而是有选择的摘录；所谓“奇妙”与“锦囊”，意谓所“摘汇”的曲文都是其中最精彩的部分。《锦囊》本所采用的这种“摘汇”式的选辑方式虽与明清时期所出现的戏曲选集相同，如《摘锦奇音》、《吴歃萃雅》、《歌林拾翠》、《千家合锦》等也大都是以“摘锦”或“拾翠”式的选辑方式来选收的，但它们只是选摘了其中的零出，未能构成一本。而《锦囊》本经过选

摘，对原本作了压缩和删节，把原本中最精彩的段落和曲文保存下来，并以此为基础构成一本新剧。

《锦囊》本共选收了十三出，比李评本少十六出，比钞本少七出。从删去的情节来看，一是删去了原作中的一些过场戏，有些背景性或过渡性的情节在李评本、钞本中都作正面敷衍，而《锦囊》本对这些与剧情发展关系不大的情节作了较大的压缩与删节。如李评本中有《同济赴试》一出，专门敷衍吕蒙正赴京应试途中的情形，钞本虽将此出删去，但另设《春闱赴试》一出，敷衍士子们的考试情形。《锦囊》本则将这些情节都删去了。在删去的情节中，有些敷衍次要角色的戏，如吕蒙正夫妻来到王婆店中投宿，王婆与侄子密谋偷盗刘千金的首饰，李评本中专设一出来敷衍，即《店起奸心》，钞本虽将此出与上出《投店成亲》合并，但仍保留一些曲白来敷衍。而《锦囊》本也将此全都删去。在保留的场次中，《锦囊》本也对原作的曲文作了压缩，如李评本《卜问前程》出有〔五供养〕、〔八声甘州〕、〔荷叶铺水面〕等十二曲，《锦囊》本只选收了其中的〔五供养〕、〔荷叶铺水面〕、〔前腔〕等三曲。又如《彩楼选婿》出，李评本有〔探春令〕、〔桂枝香〕等十七曲，钞本虽也作了删削和压缩，但仍有六曲，而《锦囊》本只选其中的〔桂枝香〕、〔皂罗袍〕两曲。

当然，《锦囊》本在对原本加以删削和压缩外，也作了一些增衍，如《逻斋空回》出的〔下山虎〕“从他去后不见回归”和“我双亲咫尺好似万水千山”两曲，曲前注明是“新增”的。又在这出最后有〔傍妆台〕“自相逢绣球抛下”、“离城中王婆店内暂相容”、“破窑中寒炉拨尽火无红”、“粟千钟命蹇时乖遭困穷”等四曲，从曲文内容来看，是吕蒙正赴京应试时与刘千金分手时所唱，曲文上的插图也题作“辞别登途”，而这四支曲文也是其余各本所没有的，故当是《锦囊》本新增加的。又如

《梅香劝归》出后也有〔山坡羊〕“□鹅毛雪花飞片片”、“破窑中全无遮盖”、“俺爹爹下得绝情绝意”等三曲，曲文内容仍是梅香劝刘千金回府，故仍属《梅香劝归》出的曲文，而其余各本都没有这三支曲文，故也是《锦囊》本所增衍的。

李评本与钞本虽同属余姚、青阳腔系统的改本，但两者改动的程度及故事情节有很大的差异。首先，从产生的年代来看，李评本早于钞本。两本的确切产生年代虽不见记载，但从剧本中还可以看出两者产生年代的先后。一是李评本接近元本。如《南曲九宫正始》所引录的六十支元本佚曲，在李评本中还可找到四十九支相应的曲文，其中有许多曲文全同；而钞本只能找到十七支相应的曲文，而且这十七支曲文皆与元本异。如《南曲九宫正始》册五引录的元本〔转山子〕一曲，李评本与元本全同，而钞本异，试将三者比勘如下：

元本、李评本	钞 本
瞥见多才早留意，待托与心期。 常言道覆水难收，恐不是风流佳婿。 想英豪俊美，诚百年姻契。	瞥见多才，早留心意。我待托与 佳期。常言道覆水难收，料他不是风 流佳婿。想英才俊美，百年姻契。

《南曲九宫正始》在这支曲文下注云：“此系古本原文，今《彩楼记》谬改句法，致尔文调两失，今特备明传奇《陈光蕊》此调为证”。显然，李评本继承了元本的曲文，而钞本则已作了较大的改动。从其他南戏的改动情况来看，一般改动小的产生年代较早，改动大的产生年代就较后。因此，李评本当早于钞本。二是在李评本中还保留了宋元时期一些曲调的体制，如《同济赴试》出有〔水底鱼儿〕三曲，每曲皆为八句。〔水底鱼儿〕一曲的句格有四句与八句之分，宋元古格为八句，到了明代改为四句。如

《南曲九宫正始》册七在〔水底鱼〕曲下注云：“按〔水底鱼〕全调，凡古本古曲无不八句者也。后不识何人偷懒，恣意削去四

句，致今唱者遂谓四句是其全章矣，且今撰者亦仅作四句以便之，致此古调蔑如矣。”沈璟在《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卷十五〔水底鱼儿〕曲下也注云：“此调，细查《琵琶》、《拜月亭》诸曲皆如此。……今人但知有四句，盖因唱曲者懒唱八句，故作词者亦只作四句以便之，遂旧曲八句者为二曲矣。”李评本由于产生年代较早，故还保留着这一宋元时期的古格，而钞本已没有这一支曲文。三是在李评本的《计议招婿》出，有一段描绘彩楼的念白，这一段念白与明宣德钞本《金钗记》第十六出中的一段念白基本相同，试比勘如下：

《金钗记》	李评本
（外白）院子，你结彩楼完备了未？（末白）覆相公，完备了。怎见得采楼好处？锦绣浓妆光灿，笙歌簇拥声喧，朱帘高卷玉钩悬，真个人间罕见。画烛光辉紫雾，兽炉香喷沉烟，采楼高耸，待神仙羞睹嫦娥面。	（外）昨日分付你结楼之事可曾完备否？（末）覆相公，彩楼已曾完备了。怎见得彩楼好处？〔西江月〕锦绣光辉烂漫，笙歌簇拥声喧。珠帘高挂玉钩悬，真个人间罕见。凤烛光腾紫雾，兽炉香喷清烟。彩楼高耸，待神仙未睹嫦娥面。

《金钗记》是早期的南戏作品，它的产生年代也在宋元时期，而这种不同剧目之间曲白、关目相雷同的现象，是南戏产生初期、在民间流行时所特有的现象，民间艺人们在演出过程中，遇到在不同的关目中有相同的关目处，就互相抄袭移用。因为在当时艺人们注重的不是剧本的著作权，而是演出效果，故只要是能增强舞台效果的曲白或关目，就择而用之，不必问其为谁所作，而且这种抄袭行为在当时也不为人非议。这种情况不仅南戏是如此，在元杂剧中也是这样，在剧中也有许多雷同的曲白与关目。到了明代以后，文人学士取代民间的书会才人跻身曲坛后，这种现象就没有了，因为当时已经注重剧作的著作权了，对于这种抄袭移用的行为必然会遭人非议。故在明清传奇中这种曲白、关目相雷

同的现象就不多见了。而李评本中尚存在着这种雷同现象，钞本中已不见，这也能说明李评本的产生年代要早于钞本。

李评本《宫花报捷》出敷演吕蒙正状元及第后，派手下人来破窑接取刘千金，刘千金在动身之前有“辞窑”的情节。当她上了轿后，又走下轿来，拜辞破窑，对轿夫说：“众夫子且放下轿来，待我拜辞了窑才去。窑呵，我夫妇相守你数年，今日一旦抛撇而行，我心中岂忍？争奈富贵逼人。窑，你受我一礼。破窑困守数年穷，今朝别你去匆匆；非是夫妻情不久，捷报催人上九重。”李评本在这一段曲白上有注云：“古本无辞窑一节，今增之。”而“辞窑”情节在明代万历壬寅（1602）刊刻的《乐府红珊》所选收的《吕状元宫花报捷》出中已有了，这说明首倡“辞窑”这一情节的李评本的产生年代必在万历壬寅年之前，即早于《乐府红珊》。钞本《宫花报捷》出也有“辞窑”的情节，显然钞本中的这一情节也必定承自李评本，而这也说明钞本是在李评本或李评本系统的版本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

其次，李评本与钞本在故事情节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钞本是在李评本或属于李评本系统的版本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钞本的改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李评本中的某些情节加以改写。如在副末开场后，李评本为《卜问前程》出，敷衍吕蒙正贫困潦倒，流落街头，请占卜先生占卜功名前程之事。这本是一出过场戏，主要是交待吕蒙正的出身经历，并为后面的《彩楼选婿》出的情节作张本。按舞台排场的要求，这场戏的主角应是吕蒙正，而且由于是交待性质的过场戏，故剧情必须简略，以免妨碍全剧主要情节的展开。而李评本在安排这一出的情节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剧中没有突出主角吕蒙正，主要是由净、丑两个扮演占卜先生大谈卦经，为他们设置了大段的曲白，全出戏共十二支曲文，而作为主角的吕蒙正却只有三支曲文，这就造成了喧宾夺主之弊。而且为占卜先生所设置的曲白又十分冗长，如李

九我在占卜先生所唱念的曲白上批曰：“自〔赏官花〕至此段，曲白太多，宜少删之，恐为人所厌闻。”而李评本的这一情节当承自元本，因为在《南曲九宫正始》所引录的元本佚曲中有七支曲文是属于这一出的，从这些引录的曲文中也可知，元本中也有占卜的情节。《南曲九宫正始》并有注云：“此折情事与今之《彩楼记》不同。”而李评本还保留着元本这一情节，钞本则对这一出的情节加以了改写，将出目改作《访友赠衣》，删去了占卜的情节，只敷衍吕蒙正去拜访友人，友人告知相府彩楼选婿一事，怂恿吕蒙正前往，并赠衣相助。这样就很快引出了主要情节，而且剧中人物由四人减为两人，曲白十分简洁，只有两支引子和一支过曲。又如李评本中的《同侪赴试》出，敷衍吕蒙正与另外三个士子赴试途中的情形，这也是一出过场戏，李评本却安排了八支曲文及一大段滚唱，十分冗长，而且剧情又十分单调，影响了舞台效果。钞本也对这一出的情节作了较大的改动，将此出改为《春闱应试》，全出只用一支引子，其余皆为对白，而且情节十分有趣，考试官考试诸生时，不以一般传奇中应试场面所用的念诵大段儒家经文，而是以对句、猜谜等通俗生动的形式来科士，再加上为净、丑设置了一些插科打诨的情节，故这场戏短而有趣。

二是对李评本的情节作了较大的删削与压缩。李评本在情节上最大的差异，就是一繁一简。如李评本有二十九出之多，情节的设置比较散漫拖沓，而钞本则压缩成二十出，删去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在删去的情节中，有的是整出删去，如《桥上觅瓜》、《梅香劝归》、《状元游街》、《夫人看女》、《拜谒相公》、《相府相迎》等六出，将这几出戏全都删去后，不仅不影响剧情的发展，而且使剧情发展更加紧凑。如《桥上觅瓜》出，是根据吕蒙正的史实设置的，对刻画吕蒙正的性格虽也有一定的作用，但从全剧的情节来看，这出戏与主要情节的发展联系不够紧密，而且由于安排在《破窑居止》之后，就影响了后面的《夫妇祭

灶》、《迓斋空回》等重场戏的展开。又如《拜谒相公》出，本来这一情节的安排就十分不合情理，吕蒙正应试及第后，去相府拜谒丞相刘懋，刘懋在没有见到吕蒙正时，就已经知道“今科状元乃是本里人氏，姓吕名蒙正。”“昔日彩楼招那吕秀才正与此人名字相同。”并表示：“少刻必来相见，便知端的。”可是等到两人见面时，却对面相见不相识，这就不合情理了。故钞本将此出删去后，不仅不影响主要情节的发展，而且弥补了剧情安排上的缺漏。而其余几出都是过场戏或次要角色的戏，故删去后既不影响主要人物的塑造，又可节省篇幅，使剧情更加紧凑。

有的则是将李评本中用几出篇幅来敷衍的情节，经过删节和压缩后合并为一出，如李评本中有《送米破窑》和《迓斋空回》两出敷衍梅香和院子奉老夫人之命来破窑送米，吕蒙正回窑后，见到窑外的脚印和刘千金端上的粥心中猜疑，便与刘千金产生了误会冲突。而钞本将这两出的情节压缩成《辨踪泼粥》一出，对梅香和院子送米的情节只在戏的开头略作交待，而重点敷衍吕蒙正“辨踪泼粥”的情节。又如李评本中有《店起奸心》和《旅邸被盜》两出写吕蒙正夫妻被逐出相府后，来到旅店安身，被店主婆窃去首饰。钞本也将这两出的情节压缩成《店中被盜》一出。

在保留的场次中，钞本也对其中的曲白作了压缩。如《赏雪忆女》出，李评本在刘懋夫妇上场时分别唱〔绛都春〕和〔绛都春序〕五支曲文，对景抒情，十分冗长，影响了剧情的发展，因为这出戏的中心事件是“夫人忆女”，而在这一事件尚未展开之前，就已经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来描景写情，延宕了主要情节的展开。而钞本删去了其中的〔绛都春序〕三曲，将开头两曲压缩成两支引子，而且由于南曲引子可减省句子，故都只用了两句曲文。再如《辨踪泼粥》出，李评本在吕蒙正冒雪回来，入窑之前，一人独唱三支〔驻云飞〕曲，不仅影响了演出效果，舞台气氛单调，而且也妨碍了“辨踪泼粥”这一主要情节的迅速展开。故钞本对

此也作了压缩，将三曲压缩成两曲。又如李评本中的《遣迎夫人》出，写吕蒙正状元及第后，差遣梅香和院子去南窑中接取刘千金来京，这是一出过场戏，情节十分简单，而李评本却用了〔喜迁莺〕、〔忒忒令〕、〔前腔〕、〔前腔〕、〔前腔〕、〔尾声〕等六支曲文。钞本虽保留了这一出，但对李评本的情节作了较大的压缩，仅用了〔宴蟠桃〕一曲，且只有三句曲文。经过删节和压缩后，钞本的剧情发展确比李评本干净洗炼。

但钞本也并非一概删节与压缩，对于一些重点场次，钞本不仅不作任何删削和压缩，而且还作了扩展和增衍。如《蒙正祭灶》出，是表现吕蒙正夫妇流落破窑忍受饥寒的重点戏，钞本不仅保留了李评本中的全部曲文，而且还增加了一支〔赚〕曲。又如《辨踪泼粥》出，也是全本戏的重点场次，钞本虽将开头比较冗长的三支〔驻云飞〕曲压缩成两曲，但在接下去表现吕蒙正因脚印和粥引起与刘千金的误会冲突时，钞本却不惜花费大量的笔墨，详尽细致地加以展示，其所用的篇幅比李评本增加了近一倍。试将两本中有关吕蒙正与刘千金来到窑外雪地上辨看踪迹的一段对白作一对照：

李评本	钞 本
（生）路上好景致！（旦）山上好景致！（生）我说地，你说天，我说路，你说山。你看地下是什么？（旦）是雪。（生）雪上是什么？（旦）是脚印。（生）你也认得是脚踪？（旦）你看这雪飞飘，犹如细剪鹅毛。（生）顾左右而言他，是何道理？（旦）瞎道	（蒙正白）地下好大雪！（刘千金白）天上好大雪！（蒙正白）哪，哪，哪路上好大雪！（刘千金白）山上好大雪！（蒙正白）住了，我讲地，你讲天，我讲路，你讲山。王顾左右而言他，无非粉饰。（刘千金白）观道路而详察，有甚狐疑？（蒙正白）明明是一件事，怎么不疑？（刘千金白）什么事？（蒙正白）这是什么？（刘千金白）是雪。（蒙正白）大的？（刘千金白）雪片。（蒙正白）小的？（刘千

续上表

路而细察，有甚狐疑？（生）为人在世，要尽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总是个好人。……	金白）雪珠。（蒙正白）不是，是这个。我的娘！（刘千金白）那是脚踪，我的老爷！（蒙正白）这脚踪是那里来的？（刘千金白）是你早间出去的，适才回来的。（蒙正白）我去是草鞋，回来变成钉靴了？（刘千金白）果然有个穿钉靴的，走了一遭去了。（蒙正白）这小的？（刘千金白）也是你的。（蒙正白）可笑得紧，我吕蒙正虽穷，把脚都穷小了。……
---	---

与李评本相比，钞本增加了两人的对白后，使剧中人物性格更为鲜明，戏剧性也得到了加强。

另外，李评本与钞本虽都为余姚腔、青阳腔系统的改本，有滚唱与滚白，但两本加滚的程度有差异，钞本中的滚唱与滚白多于李评本，李评本有好几出没有加滚，而钞本每一出都加了滚唱或滚白。如《蒙正祭灶》出（钞本作《夫妇祭灶》），李评本的曲文与元本、《锦囊》本相同，没有滚唱和滚白，而钞本则加了滚白，现将其中的〔碧玉箫〕曲作一比较：

元本、《锦囊》 本、李评本	钞 本
只见那旷野云低，往来人影稀。凄凉这般天气，瑞雪纷纷下。严寒透玉肌，朔风吹短衣。空自凄惨，顿觉愁无计。此情诉与谁？（合）告天天怎知？告人人羞耻。	旷野云低，（滚白）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唱）往来人影稀。凄凉受这般天气，瑞雪纷纷坠。（滚白）想你我夫妻，今在窑中，受这般苦楚，衣不能遮身，食不能充口。大雪纷纷，严寒天气，还讲什么新旧了？纵有鹑衣百结难遮体，遮了东来露了西。（唱）朔风吹短衣，严寒透玉肌。空自凄惨，顿觉愁无计。此情还诉谁？（滚白）这等看将起来，我和你求告无门了。妻，将此情还诉谁？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唱）我只得告天天怎知？告人又恐怕人羞耻。（滚白）随我破窑，有也是一日，无也是一日，容颜比先大不相同。

李评本与钞本在加滚程度上的这一差异，也是由于产生年代的先后造成的。盖李评本产生时青阳腔的滚唱与滚白的形式尚未完善，故虽在宋元旧本的基础上加了滚，但还不完全，加滚的数量不多；而钞本产生时，青阳腔的滚唱与滚白的形式已完善了，故钞本所加的滚唱与滚白比较完全。

以上仅是根据现有的资料对南戏《破窑记》的本事及版本情况作了粗浅的探讨和考述，由于资料和水平的局限，其中定有疏误不当之处，祈请行家批评指正。

注：

①《南词叙录》在《赵贞女》剧目下注云：“即旧伯喈背亲弃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

②见《李九我先生批评破窑记》，其余各本无此情节。

③《花朝生笔记》。

④《彩楼记院本考》。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